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俞成鑲

五禮通考卷四十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二

社稷

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疏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大夫

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為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者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馬氏晞孟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于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張子曰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若謂大夫長于鄽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

姓同事于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為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為社則恐結輩類以為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于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古者丘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白虎通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蔡邕獨斷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

立社與民族居百姓以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陳氏禮書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注二十五家為一社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

州然後祭之者黨族非不祭也姑以别社禜酺之等

差耳禮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

社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

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

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為自秦以下民始

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于秦

周禮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疏此云歲時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

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

州社也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

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注大祭祀謂州社稷也涖臨也疏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黨祭禜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注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疏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者以其鄉黨之内所以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

丘氏濬曰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右州社

周禮天官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陰禮婦人之祭禮　疏王者建國非定一所隨世而遷謂若自契至湯八遷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建國故云凡以該之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乃冬官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陰禮為市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

右市社

禮記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 注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二十五家為里 疏社事祭社是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請致千社孔疏禮有里社故特牲稱惟為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為里故知二十五家為社也

右里社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 注出軍必先有

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疏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泰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于軍中故以軍社言之

大祝大師設軍社　注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　疏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司農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氏傳案彼祝鮀云君以軍行者師則軍也故尚書云大巡六師詩云六師及之皆以師名軍引之者證社在軍謂之軍社之事

鄭氏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于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

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于一時之故廟主為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太祝也

鄭氏鍔曰軍社以齊車載社主與遷廟主于軍中賞功告祖戮罪告社

夏官量人營軍社之所里注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秋官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右軍社

春秋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注齊國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國語魯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韋注舉動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旅衆也上帝上天也受命助祭受政命也事職事

也不法

謂觀民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疏為羣姓立社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閒于兩社

哀十五年左氏傳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昭二十五年左氏傳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

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右社名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薛氏季宣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為邦國都鄙設耳

王氏安石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畍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知其木所出

鄭氏鍔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訂義王氏曰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

春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丘氏濬曰社之主樹以木出師則不可載以行意者當時壇壝之上則樹以木而又以石為主如喪之車然遇有征行則奉之以車而行乎後世遂因之不用木而用石也不然則是臨行旋為之故曰有司立軍

社謂之立者前故未有也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于朝注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朱注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蔡氏清曰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為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踈下句尤

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注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陳氏祥道曰後世宋有棋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立樹以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于義或然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附論諸家社主用石用木不同

春官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鄭注社之主蓋用石

為之　賈疏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于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夏官量人賈疏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

陳氏禮書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

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議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時舊主一尺六

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于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朱子語錄問古者各樹其所宜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之類　問社主平時藏何處曰但以所宜木

為主如今世俗之神木然非是將木來作主也

答許慎之曰古人立木于社使民知所存着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

邱光庭兼明書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程氏迥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

蕙田案社主用石本周禮鄭注之説非有明

証夫軍行載社主陳侯擁社主皆非石主所

宜且已埋其半于土中如何復載之擁之也

朱子雖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然語録又云非是將木來作主則又非以木為主也是石主木主兩皆無據不如古之樹木以依神者為當而臨祭則用後世木主可耳

論社有主稷無主

朱子答社壇説曰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

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罷設于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蕙田案石是土類故古有社主用石之說畢竟無所憑據故疏及禮書皆疑之況稷是穀神推其氣類不宜用石而用木明矣然木主不可以露設往往祭畢藏之瞻其壇者遂謂社有主稷無主耳非真稷無主也明制祭日設社稷兩木主于壇上祭畢貯之庫中仍設

社石主稷壇中徵露其末又似社有二主矣以義揆之或如古制平日壇内樹木依神以為社主臨祭則設兩木主祭畢供之神庫師行載之以設軍社或亦禮以義起者乎

右社木社主

禮記郊特牲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疏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馬氏晞孟曰古者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為社事單出里此近于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

餘無義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

周氏諝曰社田畢作欲其皆曉于戰陣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注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流猶行

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　䟽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悞以天子諸侯用焚為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歴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于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于陣前以示士卒示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豔之以小禽之利也于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

得于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方氏慤曰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于仲月而與此異邠詩月令則行之于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耳

右社田君親誓社

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　疏載芟詩者春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親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民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

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于大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大社社稷焉

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

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穫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

寧止在冬也

黄氏度曰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疏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 朱子傳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 注此蜡祭也大割殺羣牲割之也 疏謂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皇氏云社是報功故云大割

方氏慤曰公社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

明堂位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注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

春田祭社
秋田祀祊
方氏慤曰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耳此于社言春以該秋于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
山堂考索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枵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祭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如何如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蕆事也行之于新邑禱之于枌榆正之于洛陽示尊敬也其不崇重之意又為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社稷之禮始廢不建州社

而祀社之禮始壞一廢于漢之中世再壞于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遺意乎吁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用黍稷又奚為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示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于此又知社稷為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為之也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别也但句龍為配社之神又為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名詁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方氏慤曰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見輕耳

丘光庭兼明書　社日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民社註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註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名誥云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註月令取名誥為義也不

取郊特牲為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名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稷曰或問曰祭稷不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應氏鏞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為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為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于為社而先後

則有等差因事以為教也

丘氏濬曰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名詰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社神當用上戊為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月上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歷所定社日為宜又徃徃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戊在丁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謂上戊哉亦豈古人所以秩祭祀之意哉蓋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注國中之神莫貴于社故日用甲也 疏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曰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

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

方氏慤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

馬氏晞孟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于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于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内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為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于内外此說得之　又曰凡日始于

甲物成于辛曰始于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于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于天故郊于孟春資生于地故社于仲春

應氏鏞曰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為之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于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

周氏諝曰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名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名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

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周禮地官封人令社稷之職注將祭之時令諸侯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為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

鄭氏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而單出里為社田而竭作為社祭而共粢盛亦不敢失其職

鄭氏敬曰社稷之職謂典守壇壝之人皆封人令之

右社稷祈報正祭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通考案書曰乃

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是天子用太牢也

方氏慤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太牢具牛羊豕馬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别也

郊特牲社稷太牢

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于人人賴其功故以太牢報祭其牲則黝色也

方氏慤曰于牲言特以見太牢之非一于牢言太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牲孕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祠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祈福也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社稷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太史書列之以共賦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

周禮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注　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也　疏　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

鄭氏鍔曰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注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　疏　此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烟起貴氣臭同也

項氏安世曰血毛告幽全之物又曰血祭盛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

鄭氏鍔曰血之為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蓋亦求之于虛實之閒

肆師立次祀用牲幣注玄謂次祀又有社稷

易氏祓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太牢社稷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

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

右牲

周禮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疏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壝于中除地為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旊人為瓦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鄭氏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為壝埒其中為壇社祭土以瓦罍出于土罍雖出于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罷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于土

王氏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于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祀邑言于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蕙田案社必有壝故言社壝亦舉社以該稷

禮記祭義天子為藉千畝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齍盛

郊特牲惟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于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　疏惟社丘乘共粢盛者鄭說祭社用牲此言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惟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

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所以報本反始結美報也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方氏慤曰丘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于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凱旋則獻于社皆以是耳故此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惟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張子曰古者丘乘共粢盛

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劉氏彝曰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于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于丘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乎水土始于句龍知播五穀始于后稷故以為配是曰反始焉

詩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傳器實曰粢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　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疏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粢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于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為粢在器為盛也

右酒醴粢盛

周禮春官司服祭社稷則希冕　注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

疏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

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
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鄭氏鍔曰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罕故其
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
以為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
衣不可繡也　社稷五祀五岳同于血祭此則用七
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
祀蓋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丘陵墳衍之山川
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丘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
小祀以元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
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于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
四望山川則其尊可知　粉米者養人之物社稷者
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
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或謂絺為細葛布上
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蕭蕭者縫也凡冕服
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于裳而已其衣

無章但見其元色

黄氏度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于五岳司服序四望山川先于社稷祭祀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蓋未嘗考先王制祀之義

右冕服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注地示所祭于北郊及社稷　疏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據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用血祭與郊同又在五岳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

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注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示也　疏郊特牲云社祭土

神地之道故舉社以表地示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示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

鄭氏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地官鼓人孔疏案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

史氏浩曰帗舞執五采繒如帗

王氏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癘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

幭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詩周頌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疏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

詩緝李氏曰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詞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詞詳

良耜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疏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傳黃牛黑脣曰犉牡社稷之牛角尺　疏釋畜直云黑脣以言黑脣明不當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

昏曰犉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角以黑而用黄者蓋正禮用黝至于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黑昏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社稷之牛畀于宗廟宜與賔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

詩緝黄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仍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缺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社稷而言也

白虎通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于金石絲竹越于

聲音用之于宗廟社稷

右樂舞

禮記郊特牲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也　疏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向祭之是答陰之義也

白虎通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禮器三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也　疏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

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三獻爓注三獻祭社稷五祀爓沈肉于湯也

通典三獻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為祭始次則禮神以玉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醑尸謂之三獻

右君親祭三獻

春秋閔二年左氏傳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疏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知出兵必祭社祭社名為宜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知脤是器物可執之以賜人也今言受脤于社明是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右受脤

周禮春官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注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與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于春稼故據稼而言之郊特牲云社

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

鄭氏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以社以方故知稼為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為秋報祭之社也

右卜稼

詩大雅緜乃立冡土戎醜攸行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郭注冡土大社戎醜大衆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　邢疏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于此社而後出行其祭

之名謂之為宜以師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疏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

鄭氏鍔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社之祭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

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注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牲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一事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廟社或施于學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注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禖為祀書亦或為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災兵

鄭氏鍔曰有寇戎則事出不虞兵自外作則出而保郊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或失所依小祝事神者也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在國內但祀以弭災兵可也鄭康成以保郊祀于社為一句其說不可用

黄氏度曰郊非有司所當祀也直保之祀社而已

王氏昭禹曰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

易氏祓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夏官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功勝也律者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疏趙商問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

王氏詳說曰祖本仁故獻愷在春官社本義故獻愷在秋官

鄭氏鍔曰司馬主九伐之法故獻于社示法陰而行誅伐也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蔡氏德晉曰奉主車奉護廟社主之車而歸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祈于社

陳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所以告其成也

周書泰誓宜于冢土孔傳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疏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

林氏之奇曰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子魚曰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若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注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鞞為釁鼓奉社主也

蕙田案以上九條出師祭社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注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　疏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鄭氏鍔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為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說非也

蕙田案此條田獵祭社

春官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注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 疏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隕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

王氏昭禹曰大災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祀焉故曰類

鄭氏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祀故以類言之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 注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鄭氏鍔曰國有災故祀社稷之神以弭息之始禱祈終報祠皆掌之

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祝祓社注祓除也疏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彼言祓除知此祓社是祓除也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衈衈者釁禮之事也衈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宫兆時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既為釁禮此刉與衈連文則刉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為釁法解之

王氏與之曰珥當為弭如小祝所謂弭兵災非釁事也

黄氏度曰社稷人所依以生者故有禱祈之事

詩大雅雲漢方社不莫箋祭四方與社不晚 朱子傳曰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注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蕙田案以上八條禱祈祭社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諸侯將出宜乎社疏此論天子巡守之禮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别云出征也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乎地也

馬氏晞孟曰宜者以事之宜而告于社而其禮則略于祭地

葉氏夢得曰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于社皆言宜也

蕙田案此條巡狩祭社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

蕙田案此條君行告社

周禮春官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

鄭氏鍔曰先告后土然後分封示不敢專也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告之之時其事用牲其禮用幣以爲劃裂土宇故用盛禮焉

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名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册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書傳說彙纂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三社也社之日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兹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若以此社為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

蕙田案以上二條建國告祭

右因事祭社稷

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朱子注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注犧牲已成肥腯粢稻已成潔清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孫疏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于民者為之也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于湯之時然也

朱子注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毁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右變置社稷

禮記郊特牲疏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黄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社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稷穀梁傳云

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葢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粢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令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

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

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為尸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蕙田案疏稱王社在籍田社主用石于經無考唯云天子諸侯皆有稷極是

陳氏禮書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以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

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于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列則

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災之類祭大故天災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于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深知禮

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為稷神有以句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戍亥為社日有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皆臆論也

又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置社衆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

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為戒則又次于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緜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内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共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于古也如此而孟子

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于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耳

蕙田案禮書謂王社無稷壝非是

禮經會元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繼疆而首設社

稷之壝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設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鄭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祭祭社稷小宗伯大災類社稷則為位舞師帥舞社稷之祭祀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則彌祀社稷禱祀小子則掌珥于社稷

凡所用于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為休咎歟喪祝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國之社稷而為之尸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重社稷如此豈非以其與國祚相為存亡歟故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以其與歲事相為豐耗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成粢盛必潔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謂湯伐桀時旱明牲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

而以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者于是故止果如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曰此即大宰祭祀馭神之意也蓋聖人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灾則祀之水旱為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以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于柱也非以旱而遷也且湯既放桀欲遷夏社猶以為不可勝國之社猶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句龍不遷則遷柱祀棄

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豈識周存勝國社稷之意乎抑嘗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稷社之細也若是則周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殷人祀之以為稷周之子孫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甸師則用牲于社大祝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以祭社大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以

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淆也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蕙田案葉氏論變置社稷一條良是

唐氏仲友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為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

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溢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已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

曰自郊徂宫后稷不克宫社宫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宫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先王其于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于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别私言民社以别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

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于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祀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右總論社稷

五禮通考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録監生臣俞成鏁

五禮通考卷四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三

社稷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郊祀志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

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蓋高祖里社也

蒽田案禮有勝國之社故商有夏社周有殷社示誡也高祖除秦社稷則勝國之社稷亡矣

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李竒曰猶官社

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郊祀志六年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長安置祠祀官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

主師古曰即五社主也

蕙田案枌榆社周禮所云樹之田主各以所宜木名其社也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謂隨其祠具之豐儉也

漢舊儀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日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天下祠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共工氏之子勾龍氏能

平水土植百穀祭於社以報其功稷者司馬官長助后稷耕種祭於稷以報其功祠社稷各官長諸侯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長侍祠

文獻通考成帝初衡譚奏罷雍舊祠社主有五祠置其一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三年夏立官稷

郊祀志平帝時大司馬王莽上書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

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師古曰大雅緜之詩也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也田祖稷神也言設樂以御祭于神為農求甘雨也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車謂之紼當祭天地五祀則越紼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師古曰紼引車索也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

樹師古曰榖樹楮樹也其子類榖故于稷種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蕙田案高祖立漢社稷有大社大稷即周禮王為羣姓立之大社也又有官社而未立官稷王莽立之亦猶古王社矣但古者大社王社皆以勾龍配而莽又以夏禹配之妄矣

右漢社稷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　二年正月壬子建社稷于洛陽

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門牆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于稷郡

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梁平字當考）

蒐田祭後漢社稷壇位配神祭祀之禮俱合

古用康成說也州社無稷非是

章帝本紀章和元年八月南巡守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豐枌榆社

文獻通考漢儀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何休注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主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

蕙田案此即左傳伐鼓用牲之意蓋漢猶行之也

右後漢社稷

晉書禮志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

通典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大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言為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為重于禮為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劉喜

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爲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瀆

蕙田案孔晁之議出于臆說劉喜難之是也

史

明帝時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

魏曹植社頌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欲為上宅宇初造以府庫尚豐志在善公夫務完圍而已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饑寒備嘗聖朝閔之故封此縣田則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為靈主克明播殖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成家莫不攸叙

右魏社稷

晉書武帝本紀太康九年春二月壬辰初并二社為一

禮志前漢但制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别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㫖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葢以里所為名左

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衆庶之社旣巳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

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

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壝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社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冡土毛公解曰冡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

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實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蒽田案景侯不自立之京師之説與孔晁同義傅咸以為人間之社不稱太足以折服之矣景侯解禹貢又與已説相矛盾然此解却是

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六月庚子復置二社

禮志摯虞奏以為臣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於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

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沸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元帝本紀建武元年春三月立宗廟社稷於建康

禮志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方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晉殷仲堪合社文　里社之由來尚矣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絜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王廙春社樂頌　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畢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葅韮齧蒜兮擗鮓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右晉社稷

宋書禮志祀太社帝社大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太祝令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通典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宋何承天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實唯隂祇稷為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殖作乂萬邦克配三

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彼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峩峩二社剖榦比殖歳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南齊書禮志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内未審於社祀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

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惟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為不宜廢詔可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

向以答之答之為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位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禮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維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為上諸執事

西向立南為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為太稷耳豈得謂為稷社耶臘祀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敀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奠幣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臣小祀類皆限南面薦享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静使社稷别營稱自

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鄗上頽基商邱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

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於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於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

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静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

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蒠田案郊特牲君南向以答陰則社北向可知以為社稷並南向固非以為社南向稷東向是以稷為社之配位矣勾龍后稷之配更宜何向耶佟之駁稷社名得之治禮解臣北向答君非是祈祀天地之日亦是也

右宋齊社稷

隋書禮儀志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並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祀社稷於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為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

蕙田案梁社稷壇承晉制仲春仲秋祠之郡國各有祠也

舊太社廪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贊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以為案郊廟省牲日則廪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祭之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為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而令微吏牽牲頗為輕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廪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惟以太祝贊牲為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犧吏執紖即事誠甲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

明議於是遂定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為五壇焉

右梁社稷

隋書禮儀志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通典其儀本之齊制敦音對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三年六月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

隋書禮儀志陳宣帝大建中議從雙袝崑崙皇地祇位

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在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

右陳社稷

北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元年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十有一月辛亥詔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之儀

禮志天興二年冬十月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

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

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

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無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無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

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

高祖本紀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車駕至自鄴庚子告廟社

禮志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宫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宫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於是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

殊伯茂據尚書名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右北魏社稷

隋書禮儀志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右北齊社稷

周書孝閔帝本紀元年春正月甲辰祠太社二月戊寅祠太社八月戊辰祠太社

隋書禮儀志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通典後周立社稷於左

明帝本紀元年冬十月甲午祠太社

武帝本紀保定元年春正月乙卯祠太社

右北周社稷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景寅脩

廟社

禮儀志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

高祖本紀開皇三年秋八月戊子上有事於太社　七年十一月甲午幸馮翊親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

禮儀志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

芳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衮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宫

樂志社稷歌辭四首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諴夏辭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甲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奏諴夏辭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絜報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秋報社奏諴夏辭 北墉申禮單出表誠豐犧入薦

華樂在庭原隰既平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廪斯盈

秋報稷奏諴夏辭　人天務急農亦勤止或蓘或穮

惟豐惟芑凉風戒時歲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右隋社稷

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二月戊寅親祠社稷

禮儀志武徳貞觀之制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大

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

黒籩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季冬蜡之明日又祭社稷

於社宫如春秋二仲之禮

通典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内之右

册府元龜武徳九年正月丙子詔曰厚地載物社主其祭嘉穀養民稷惟元祀列聖垂範昔王通訓建邦正位莫此為先爰暨都邑建於州里率土之兵咸極莊敬所以勤農務本修始報功敦序教義整密風俗末代澆浮祀典虧替時逢喪亂仁恵弛薄壇壝闕昭備之禮鄉閭無紀合之訓朕握圖受歴菲食卑宫奉

珪璧以尊嚴潔粢盛而禋燎尚想躬稼厲精治本永
言享祀宜存億紀是以吉日惟戊親祀大社率從百
僚以祈九穀今既南畝俶載東作方興州縣致祀宜
盡祇肅四方之民咸勤殖藝隨其性類命為宗社京
邑庶士臺省羣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
申祈報兼行宴醑之義用洽鄉黨之歡且立節文明
為典制進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誨厲遞相勸獎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布告天下即宜遵用戊寅親祀社

稷

通典唐初為帝社亦曰籍田壇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頴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

舊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五年五月巳未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此外别為邑會此後除二社外不得聚集

有司嚴加禁止

唐書武后本紀長壽元年九月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

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五月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禮樂志先農唐初為帝社亦曰籍田壇垂拱中武后籍

田壇曰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為籍千畝諸侯百畝則

緣田為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

為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

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籍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籍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

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籍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並祠叶於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籍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之子曰后稷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黄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稷而

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為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為二而籍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勾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曰籍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

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稷而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

蕙田案社在籍田本無明據唐始以帝社爲籍田壇繼以籍田爲先農壇合社與先農而一之謬矣叔夏等又欲合先農帝社並祠而爲二壇尤謬矣後乃改先農之名而曰帝社稍爲得之然立社於籍田而奪先農之祀終

非禮也

張齊賢傳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大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産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

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社祭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黄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黄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黄土覆

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甚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黄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

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以社稷帝社為中祀州縣之社稷為小祀

唐書禮樂志社稷之壇廣五丈以五土為之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以太罍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罍一

州縣之社稷以象尊二實醍齊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小祀幣以白籩豆皆十簠二簋二鉶三俎三州縣祭籩豆皆八簠二簋二俎三春秋祭牲皆太牢以黑孟春祭帝社及配坐籩豆皆十簠二簋二甑三鉶三俎三

開元禮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尊豈同丘陵止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儀攝事附

齊戒如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坊之内攝事無設大次儀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

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東北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為上諸國之客于東門之外東方南方于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北向俱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宫縣之樂于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鍾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鍾簴次之設十二鎛鍾于編縣之間各依辰位樹靈鼓于南懸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懸内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鍾歌磬各于壇上近北

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于壇下南向相對為首凡縣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于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為上南方北方以東為上右校清掃内外又為瘞埳二於南門之内於稷壇西南攝事為埋坎二于樂縣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方之内當社稷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版位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内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内道北執事位于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為

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于太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于太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位于樂縣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于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于南縣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于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于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

上位于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北門之內道西于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于道東于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于北門之內東方南方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于北門之外道西諸

王于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酇公位于道東西向皆以南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西北重行東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酇公東北西向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于武官東北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 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

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 設酒罇之位太社大罇二著罇二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罍二于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于坫皆加勺冪爵皆置于罇下設太稷后稷酒罇于其壇上如太社后稷之儀設御洗各于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于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于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譔具訖還齋所祭日未

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牲皆用黝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于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于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設神座各于座首

鑾駕出宮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大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罍為

下實以清酌配座之罇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于上罇禮神之玉太社太稷兩圭有邸幣色各以玄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厨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尊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于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于上令史祝史行掃除于下

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奏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羣官皆就門外立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至此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內武舞立于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

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于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懸于上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繡冕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前引至社宫西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圭執鎮

圭華蓋侍衛停于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倣此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跪俛伏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函鍾為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于篚各立于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上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于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

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于東方西向太祝以
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
進西向跪奠于后土氏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
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
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
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于太稷神座俯伏
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

于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于后稷氏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壇上俱進奠于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于罇所遂進熟食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謁者引

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

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

自左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蔟之均饌至陛樂

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

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于壇上

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訖却其蓋于下設訖謁者引司

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

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于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于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

仲秋仲春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
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兹煙瘞用伸報本以后
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
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于
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
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
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土氏爰兹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祀薦於太社唯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唯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位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

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興太祝帥齋郎進
俎太祝減犬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
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
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
爵復于坫皇帝俯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
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以
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黄門侍郎贊洗如常訖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謁

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西右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稷唯神播生百穀首兹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萁薌合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

皇帝再拜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還罇
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
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
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
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
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式揀吉辰
敬修常禮薦於太稷唯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兹從

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合
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尚享訖興皇帝再
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皇
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
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
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
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
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

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罇所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罇所取爵于坫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進太

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禄卿攝事同與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禄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鐏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

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飲爵酒各由其陛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圭華蓋侍衛如常儀

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宫如方丘之儀

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

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亦以次差不足則州官及比縣官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于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

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于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儀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上祭器之數每座

罇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羊豕皮腊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一爵配座皆爵四各置于坫設洗于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尊罍洗篚者各位于尊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厨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醴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韲葅醓醢菁

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葅鹿醢韭葅兎醢筍葅魚醢 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 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 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座尊二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 祝版各置于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 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

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倣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祭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者引下倣此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祭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祭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

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陛升社壇南向跪奠幣于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于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于壇上設于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于下籩

居右豆居左籩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横而重于右腊特于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縣贊禮者引縣令下同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于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

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唯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祇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兹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鐏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鐏所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

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厥日唯戊敬修常祀薦於社神唯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于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

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坫刺史興再拜叅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叅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唯神播生百穀首兹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兹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

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于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齋叅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恭修常禮薦於稷神唯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兹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叅軍事引刺史詣

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爵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鐏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已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

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祭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諸里祭社稷儀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正寢者為人家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于神樹之北深取足容于物掌事者設社正位于稷

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于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于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罇酒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無禮器者量以餘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於厨唯以特豕祝以豆取牲血置于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罇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葅醢簠實黍稷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于神樹下稷神之席設于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罍入設于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

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罍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葅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其間俎

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罍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次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令昭告于社神唯神載育黎元長兹庶物時屬仲春日唯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社神尚享祝興社正以下及社

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罇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稷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唯神主兹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於稷神尚享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于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

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
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
埳埳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
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
俱於此餕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于祭所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詔州縣社仍用牲牢

天寶元年十月戊寅九日詔社為九土之尊稷乃五穀
之長祭官宜加 精潔其社壇側禁樵牧 三載二月戊

寅詔社稷升為大祀以四時致祭後又依開元禮為中祀

通典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為中祀頗褻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秋九月壬寅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人與賊將戰於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棄京城東走癸未復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即日遣裴冕入京啟告郊廟社稷

文獻通考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敕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唯殷封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唯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為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敕春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已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

用酒脯至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秋祭社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歷六年十月三日勅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祠至今未改勅旨宜准禮用太牢

舊唐書音樂志 祭太社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

迎神用順和 詞同夏至方丘 皇帝行用太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

柱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

啟地潔粢登俎醇犧八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數九稼陰

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景化登祥薦祉啟豐年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順和　詞同冬至圜丘

又太社樂章二首　太社舊有此詞不詳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神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為吉日迎享茲辰

送神　告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眡徵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右唐社稷

五禮通考卷四十三